

迷“数学研究”成低保户，该褒还是贬？

现年53岁的刘汉清，37年前曾作为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的人，享受过村民们敲锣打鼓送行的荣耀。但如今他只是村里的一位低保户。高考前后，刘汉清成为很多媒体关注的对象，同情者有之，惋惜者有之，鄙视者亦有之。

按刘汉清的说法，他从“天之骄子”变成“肄业生”，是因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期间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数学研究上——他偶然读到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随后对数学研究的热爱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1985年，刘汉清因多门课程不及格而退学。过去32年，刘汉清再也没有走出农村，目前仅靠每月400元低保度日。

1980年的大学生，远比现在的大学生稀缺、金贵，在当时被视为“天之骄子”。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如今普遍都过得很成功。正因如此，看到刘汉清如此潦倒的近况，很多人对他感到惋惜。

什么叫成功？按照当下最流行的世

俗观点，成功至少该有钱有房有地位。但刘汉清执着地认为，“把数学研究这个事业做成了，也能称为成功。”

数学家陈景润什么时候才脱颖而出？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因口齿不清，被拒绝上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来，他被“停职回乡养病”，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那时候，他能说是成功的吗？蜗居6平方米的小屋，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6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他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这时候，在世俗的眼光中，陈景润成功了。

很多人都习惯于都以成败论英雄，活在当下的人，常常只关注当下的成功与否。但此时成功，将来未必成功；现在低迷，将来未必不成功。比如，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成绩优秀，显然是成功的，而其父母，也因孩子的成功而沾上成功的喜气。孩子如果考上名牌大学，显然也是成功

的。但是，考上名牌大学，此生就一定是成功的吗？显然又不是。

除了当下热议的刘汉清，此前还有人民大学的一位毕业生，毕业后没找到合适工作，最终流落赣北山区，沦为赤贫农妇；还有曾“落魄”街头卖猪肉的北大学子陆步轩。他们一度成为“即使考上大学，也未必能成功”的“反面典型”，狠狠地刺激着社会的眼球。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评价刘汉清当前的“没落”。陆步轩卖猪肉虽不符合大多数民众的“理想期望”，但人家凭着诚信，后来生意越做越火，现在又到南方二度创业，是升级版的“卖猪肉”，也难说就是失败。而刘汉清，则依然拥有执着的梦想。

就如当初的陈景润一样，如果被“停职回乡养病”后就“一病不起”，绝对不会有后来的成功。当然，刘汉清未必能像陈景润一样，但如果连梦想都没有了，那他只会收获失败。

这个社会，能给“梦想”留多大的生存空间？对刘汉清而言，低保，是支

持他做梦的最低保障，他说，“够吃喝，我不太在乎物质上的东西”；当地政府表示，将对刘汉清给予生活上的援助，又能进一步改善他的生活；村民们正商量着给他买手机，这里除了同情，还有对刘汉清的一点宽容和理解。

刘汉清还在继续做他的数学研究梦。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因此，就刘汉清当下的处境，我们还不能定义他就是失败的。如果有一天，他的研究有新突破，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的当下以及当下我们对他的评价呢？就连他自己也说，“对于事业，我还在追求中，没有盖棺定论。”刘汉清表示，他追求的是心灵自由，忠于自己内心的想法。当下，有多少人能达到这种高度？在物质化的世界中，我们在议论刘汉清的时候，是不是该沉下心来，反思一下自己，又曾有过哪些想做却没有坚持下来的梦想呢？

《新华每日电讯》2017.6.14文/朱旭东

一些陷阱被量身打造 信息泄露途径多多

福建省军区某旅一名干部在训练结束后，通过朋友圈“晒步”来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当单位教导员点进这个分享图片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不仅该干部的运动轨迹、速度、运动时长记录详细，同时，营区的位置、地名、地标等也全部暴露无遗，极易带来安全隐患。

其实，除了运动软件，时下很多智能穿戴设备，也很受年轻人喜爱，一些官兵也喜欢利用这些设备进行记录和分享。殊不知，这一晒就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暴露于互联网。如果将这些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官兵的真实身份、作息习惯、身体素质都不再是秘密。

2004年，从部队转业的詹某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时，公开了其政府工作人员和退伍军人的身份。而在网络的另一边，他已被境外间谍情报组织给盯上了。最终，詹某被成功策反，走上了一条窃密、卖密的不归路，后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逮捕。

保护系数较低的情况下，收集一个人的上网情况、网购情况、平时常浏览的内容等信息并不困难。一旦有敌特分子对你感兴趣，便会有针对性地切入你的圈子，并依据你的特点和弱点，为你量身打造一些陷阱，再伺机进行拉拢、策反、攻击、窃密等活动。因此，个人信息泄露，哪怕是一些普通信息，所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小觑。

中国军网2017.6.19文/李佳君

挖掘机开进楼挖5米大坑 惊动多个政府部门

6月18日早上，在海南海口椰海大道昌茂城邦小区门口，业主唐女士在散步时发现，在小区6栋一楼一处铺面内，有一辆挖机正在里面施工。她走近一看，惊得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这挖机居然把在一楼铺面里面挖了一个约5米的大坑，还把大楼的一大根承重柱给拆了。

“确实比较严重，我们都没想到这铺面装修，居然把承重柱都给拆了。”在现场，龙华城管城南特勤中队一负责人表示非常意外。接到报告后，该辖区龙华城管执法人员便赶到现场。

经过现场初步调查，相关当事人涉嫌在装修过程中，存在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城管部门第一时间制止擅自开挖的行为，并将挖掘机暂扣。同时，通知安监、住建等多部门介入调查。下一步，城管部门将根据有关规定，对此事进行立案，严格查处。图为地面出现坑洞。18日下午，已有住建、城管、昌茂城邦小区开发商、设计单位、物业等多个相关部门赶到现场，集中协调解决此私挖改建问题。

《南国都市报》2017.6.19



（左图）作者在台北捷运问去台北故宫的方向时，工作人员随手递来的一张小小纸条。

（右图）台北捷运站里乘客候车路线十分清晰醒目，有的长达几十米。

感受台北公交

2015年末我有幸到台湾大学访问3个月，到台北一周后就赶上新年了。2016新年夜前夕台北捷运（相当于北京的地铁）宣布将连续42小时不间断运营。在看完传统经典的台北地标——101大楼迎新年的精彩烟火表演后，大批民众开始涌向捷运站，很快进站的队伍就排到了站口的大街上。

站内通道各处更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从电视上看与北京地铁站内上下班高峰期人潮汹涌的情景毫无二致，但在队伍中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捷运工作人员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在该处大概需要等多久可以坐上公车。更让我惊奇的是，乘客在站内等待的过程中，还有捷运专门请来的演员站在高处表演相声、小品、脱口秀等节目，从电视报道画面中可以看出等待上车的拥挤人群中不少民众被逗乐了。

这应该属于典型的台湾“小确幸”的场景，却使我感动的几乎要掉眼泪，按理说北京的地铁市场化程度也不低了，为什么就做不到这类如此简单的让乘客候车时能感觉到点儿温暖的善举呢。

在捷运站换车，不同路线直接到对面站台换车，而不是像北京地铁，对面只是逆向行驶的列车，所有乘客换车都要走很长一段路。细想一下，捷运换车的设计安排十分替坐车、赶车的顾客着想，因为乘客换车极少是去坐逆向的车。相比之下，在北京的地铁换车，一趟车几百人要走少则5分钟，多则10来分钟，这种设计理念只会让人感觉是为了管理者自己的方便，而压根儿没有替广大地铁乘客换车方便着想的意思。

捷运站内每个上车门口地面上通常都有两条排队的线路，并用显眼的白线标明，有的长达几十米，即使人多队伍长大家也会按照上车线路井然有序地排队候车，基本看不到任何混乱的拥挤场景。北京的地铁上车口的排队标识线路只有一、两米，上车的人稍微多一点儿就经常在车门口站成一堆，即使后面的乘客想排队也不知如何排，说到底还是车站的管理服务不够细致和到位。

一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在捷运“大直”站下车后，我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应该从哪个出口出去，以及乘坐哪路公共汽车，工作人员马上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中、英文详细标明了去故宫博物院的出口和相应公交车站的具体路线以及乘坐哪路公共汽车等信息，可见对这类高频率的乘客问题早已妥善准备、应对自如了，让人深深体会到捷运服务的贴心与高效。

台北捷运人性化的服务，也带来高素质的乘客和优良的乘车秩序。捷运每节车厢里都有“博爱座”（对应于北京地铁的“老弱病残孕”座），即使车厢里乘客摩肩接踵、十分拥挤的时候，“博爱座”也常常是空着的，从来没有见到有年轻人或中年人坐在上面。北京地铁车厢里的“老弱病残孕”座位，乘客常常年龄不分青壮、性别无论男女，皆气定神闲、旁若无人地坐在上面，而不管车厢里是否有真正需要坐的乘客。不是说北京地铁里没有人让座，但“老弱病残孕”座位上经常端坐着的青春少年与台北捷运基本空着的“博爱座”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高下立判，实在让人不免感慨。（上）

《世界知识》2017年第10期文/朱效民

找到反抗歧视新武器 印农村女孩爱踢足球

据美联社6月18日报道，印度特别是农村地区女性受歧视现象严重，但借助一些非盈利组织等机构的协助，这个问题在部分农村地区正在得到缓解。在印度贾坎德邦一个小村庄，一些女孩正通过踢足球来反抗性别歧视。

凌晨5点，贾坎德邦的一个村庄有一群姑娘就前去进行足球训练，她们最小的才从刚学会走路，最大的不到20岁。年纪小一点的姑娘们想要训练自己控球能力，稍微大点则作为教练教她们，以此来赚学费。对所有的这些女孩来说，印度农村性别歧视观念根深蒂固，踢足球是她们战胜歧视的一次机会。

13岁的库马力在结束训练后回家的路上说：“我喜欢踢足球，因为这里只有女孩，男孩少，老师给我说如果我有问题的话让我跟别人一起解决。”库马力所说的印度性别歧视在她们这样的农村地区尤为常见。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印度有1200万青春女性——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从15岁开始就遭到身体暴力；有260万15岁至19岁的女性遭到强迫性行为。

环球网2017.6.19编译/王沛

因爱卖萌遭警方“解雇” 澳警犬改行做迎宾犬

德国牧羊犬加韦尔本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警队的一只预备警犬，但是由于它性格太过温和友善，酷爱躺倒卖萌打滚，警察认为它无法去前线帮忙抓坏蛋，只得为它找了一份新工作。

2016年4月，刚出生6周的加韦尔开始接受警犬预备训练，但在训练过程中，它表现得十分温和友好，毫无威慑力，实在无法胜任警犬一职。不过幸运的是，它得到了一份能够发挥自己所长的新工作，即担任昆士兰州州督保罗·德泽西的迎宾犬。

现在，加韦尔的日常工作就是迎接州督的访客，跟着他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上班期间，它还穿着市政厅为其特制的、印有自己名字的工作服，看起来威严又不失可爱。

《镜报》编译/高睿

